

否決權照其現在的情形與任何邏輯或倫理規律都不相伴。最多，這是一種權宜之計，它所要應付的局勢大家都認為應有其他妥當辦法處理的。實際上，這是權力即公理——邪說的適用。在國際範圍內，這是大部份人類感覺親切的公平民主原則的否定。這是主張一種不能加以維護的原則，即謂經認為世界大部人口所在且被認為保持絕大部份世界物質資源與能力各個大國，同時又必然是為偉大和平事業所需的一切智慧、決心與忠誠的薈萃之所。祇要用這種措詞敘述這一主張，就強調出它的重大謬誤了。

如今，我們小國很高興看到對於現有方式的否決權表示懷疑的不祇是我們。在最近數星期中已經不止一位資格與品性都無可疵議的權威明白申表了這種憂慮，這種嚴重的憂慮了。在那些人中，我們大家都已注意到英聯王國首相 Mr. Clement Attlee 最近對否決權所作的批評。至少對現狀下的否決權當否表示懷疑的人士最近從一個與我們更接近的來源得到有力的增援。最近數星期方自海外歸來的美國國務部長 Mr. Byrnes 在我還要再引用到的一個演講中有這樣的措詞：“不管否決不否決，我們必須要願意互相合作——”等我再述一次“不管否決不否決”——必要時要用武力來保衛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宗旨。”

現在，我不相信這個大會內或大會外會有任何人主張否決權是善事的。這是當時所能辦得到的最大收穫，我已經說過此話而且還要速予承認。我不懷疑對我宣布的事實所引出來的結論會有很多人與我的見解不同。但就事實而言，都沒有不同的意見。在座各位當知我說的乃是事實。有困難存在而要說沒有困難，這無論在國際、國家或個人生活中都是不智之舉。我們還是面對事實罷。

對於此種局勢，現在應該問問怎樣處理。我不冒充說我有辦法。很明顯的，各大國目前還

不確信現有的否決權規定是有欠公正而且具有危險。它們中間有無確已相信其他途徑的危險。因為憲章中有此卓越的規定，而使未得着五大國全體同意而修改憲章成為不可能的事。這個非常規定加上否決權一項，便使這個初誕生的組織手上足上都帶上桎梏，這話料非過當？不過，事實就是如此。

到此階段，我想沒有一個很現實注視現勢的人，會建議說目前有將憲章這方面予以切實修正的可能，固然，若干逐漸的進步或者像澳大利亞提案所主張的辦法並不是沒有希望。

我們還要有其他甚麼辦法呢？在目前，我覺得辦法很少。我確實以為全世界一切善意的人民在目前情況下所能辦到的就是以不懈的決心追求見得到的目標，以及運用最大的忍耐、希望與堅信經過相當時間——但願不要為時過晚——建立一個集體安全制度，俾能真正地依靠它來保障人類不要再受戰爭的慘禍，戰爭的慘禍已因最近科學上的發明而劇烈萬倍了。

美國國務部長 Byrnes 在最近演講中發表下述的意見：

“我們必須合作以建立世界秩序，並非承認現狀，而是保護基於正義的和平與自由，而且我們必須願意互相合作——不管有無否決權——必要時，用武力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宗旨。”

Mr. Byrnes 指出這個問題的核心，其措詞精彩令人敬佩。我紐西蘭對於此項政策完全贊同——完全無保留地贊同。這是我們應該忍耐、堅定並以決心追求的目的。這個目的不能折扣。假如我們要履行我們對今天全世界上具有善意的男女的崇高與艱鉅的責任；及為我們的子孫永久實現那個寄與我們頭上的信託：保護他們不要受到戰爭的大禍；我們就應當及時完成這個目的。這一個目的亦不能打絲毫折扣。

延至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午後一時五十七分散會。)

第四十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午後四時舉行

目 錄

頁次

九四. 一般討論(續前):

Emir Faisal Al Saud (蘇地亞拉伯)、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Mr. Rzymowski (波蘭)
及 Mr. Parodi (法蘭西)的演說…… 47

主席: Mr. P. - H. SPAAK (比利時)

九四.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 我們將繼續進行一般討論。

本席請蘇地亞拉伯代表 Emir Faisal Al Saud 發言。

Emir FAISAL Al Saud (蘇地亞拉伯): 蘇地亞拉伯敬謹祝頌聯合國大會在新大陸舉行的這

次會議，並希望它可以在事實上證明一個真正基於自由、平等及正義的新世界的出現。由一個新的組織來代替國際聯合會的思想，是在這個國家裏產生的——國際聯合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利堅合衆國拒絕參加爲會員國，並因其他各國缺乏它所需要使它可以成功的熱忱。這個新組織前途希望很好。我們正在竭力利用國際聯合會的經驗，並在環境許可之下糾正過去的錯誤——任何個人或人羣所難免的錯誤。

蘇地亞拉伯的法律是以三萬萬以上人民所遵守的回教法爲基礎。蘇地亞拉伯願追隨杜魯門總統和大會裏許多發言人之後，希望永久和平及全體安全可以在這裏建設起來，讓人民可以盡力去改進他們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蘇地亞拉伯的唯一願望是想看見世界自由，所有人民、社會及政府都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因爲蘇地亞拉伯的文化根本是民主的，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對種族與膚色向無歧視。

所以蘇地亞拉伯政府堅持尊重各國不論大小、無間強弱，必須絕對平等的原則，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這是各國當然的權利，公理與正義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所以任何旨在增進國際生活中平等和正義的建議，蘇地亞拉伯政府都非常歡迎。有人提議大會應修改業已給予一部份國家的否決權，因爲這種特權阻礙本組織的基本原則的實施——即各國平等的原則。我們將竭力擁護這種提案。同樣地，我們也歡迎任何主張加強國際法院或增加國際公法之權威的提案，因爲這種步驟可以幫助鞏固正義。依照金山憲章，正義是應當籠罩全世界的。

要實現我們對於一個新世界的憧憬，最好的方法便是各國堅決地團結一致實行正義與法律的原則。蘇地亞拉伯曾與它的亞拉伯姊妹國家有效地合作，造成一個完全團結一致的模範，使我們在建築未來和平的工作中成爲一個單位。亞拉伯同盟即建築在這個基礎上，它彷彿像就是聯合國在近東的先驅者。

末後，我要謝謝籌備這次會議與如此優厚款待我們的當局。願上帝給我們力量，引導我們向正路前進，使人類獲得更大的善益。

主席：本席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 Mr. Kiselev 發言。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從在金山會議簽訂聯合國憲章之後，迄今已一年有餘，我們現在可以把爲在全世界確立穩固的和平及安全而進行的工作的成績，大致歸納起來了。

五十一國簽字於這個“和平憲章”。這個憲章宣佈了各國爲爭取和平及安全的崇高理想。憲章的弁言說：

“我聯合國人民

“同茲決心，

“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

“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

“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並爲達此目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

“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這些便是聯合國要達成的偉大目的和它當前的問題。在這些字裏表現着百千萬渴盼和平及安全的老百姓的企念與希望。聯合國雖然產生不久，雖有許多時間用在成立行政機構及組織工作上面，但我們仍須立即研究它的初期活動及這些活動進展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爭戰結束之後，一年多已經過去了。那次戰爭使人類喪失多少百萬生靈，遭受空前的損害。人們仍舊清晰地記得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的恐怖和痛苦；但現在戰火餘燼尚未全熄，在法西斯與帝國主義份子所引起的戰爭中喪夫失兒的妻子與母親的臉上，眼淚猶未全乾，已經有人在講新的第三次世界戰爭了。

在美國、英國、土耳其、希臘及其他各國，許多反動的反人民報紙都載着新的世界戰爭迫在眉睫的謠言。這種謠言在世界人民的腦海裏產生了不安和恐懼。

這樣的大聲疾呼鼓噪新戰爭，究竟是爲了誰的利益？這是爲了在上次世界戰爭中發了大財的人們，爲了做軍用品生意得到優厚利潤的大信託組合和軍火大王們的利益。斯大林元帥在答復星期日時報(Sunday Times)記者 Alexander Werth 時，清楚地估定了這種謠言。

斯大林大元帥說：

“我不相信有‘新戰爭’的危險。那些叫喊‘新戰爭’的人大都是軍事和政治的特工與少數擁護他們的文官。他們要這般呼喊，爲的是：(a) 拿戰爭的魅影去恐嚇反對黨中間若干天真些的政客，藉此幫助他們的政府從反對黨方面獲得更多的讓步；(b) 使得他們國內的軍費預算一時不便減少；(c) 停止軍隊復員，藉此阻止他們國內失業人數的激增。

“我們必須辨別清楚現在已經有的對於‘新戰爭’的呼喊與現在並不存在的真的‘新戰爭’的危險。”

這是斯大林元帥對目前情狀的現實的估量。當然這並不是說國際政治範圍內一切都太平無事。相反地，這個鑑定指明確有若干團體和黨派想利用“新戰爭”的危險來投機，以保證他們自己的政策之成功。所有這些對於建立各國間——尤其各大國間——的合作與互信都有害無利，各大國若不能合作與互信，便無從建樹持久的和平。

我認爲必須請大會注意另外一種情勢，這種情勢一定會對本組織的工作發生影響。我指的是若干國家（古巴、澳大利亞）想修改我們所簽字採用的憲章，特別想修改關於五強一致同意的那一部份。茲值聯合國成立伊始，便想修改憲章，這個事實證明有一種威脅存在着，即本組織可能成爲若干國家或若干國家集團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的工具。不論他們戴上什麼假面具，他們的用意所在，實不能有其他解釋。

若干國家的代表會公然反對憲章第二十七條。這一條規定安全理事會應得五強一致同意才能決定關於和平的事項。祕魯、委內瑞拉、阿根廷、土耳其與其他國家的代表俱曾站在這個講壇上聲明反對五強一致原則。比利時代表團聲稱金山會議時它早已宣佈反對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必須全體同意纔能達成決定的原則。比國代表團在金山時的論點，業經擁護和平及安全的人們揭露出它的錯誤之處，但比利時代表團纔在這個莊嚴的大會裏又重新講了一遍。

攻擊憲章第二十七條的唯一目標，號稱是想使聯合國組織更爲民主化，但其實是想粉粹聯合國的團結，因爲本組織的生命即建築在五強一致原則上面。安全理事會裏若用任何其他方式對關於組織國際和平的重要事項採取決定，都可能使這個機構淪爲一國或若干國家集團的工具，使少數國家可以操縱其他各國。這樣就會使聯合國組織不光榮地死去，因爲它的存在的要義，在於使五強可以共同採取決定。

那些批評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一致原則的人們，忘記了維持和平及安全的責任主要地都是由五強負擔。他們也忘記了祇有五強一致同意解決了一切關於和平及安全的基本問題時纔能建立和平。

聯合國會員國的主要任務，必須是在決定基本原則問題時設法獲得一致同意。這是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的宗旨。此所以白俄羅斯代

表團堅決反對對憲章作任何修改，尤其反對修改第二十七條。

再者，白俄羅斯代表團覺得安全理事會的工作的若干方面，實有予以研究的必要。我要請各位特別注意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的一個提案，該提案主張理事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供給情報，說明它們在非前敵國的外國境內駐軍人數和分配情形。

大家都知道在對希特勒德意志與其衛星國，及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衆國和英聯王國的軍隊因爲軍事上的需要，不得不進駐若干國家的領土。例如，蘇聯軍隊曾在波蘭、南斯拉夫及捷克作戰，同時英國和美國的軍隊曾在法國領土作戰。這種事情毋庸詫異或驚奇。爲了打破法西斯侵略者，聯盟國的軍隊不得不到非敵國的領土裏去。但現在戰事業已結束，這種需要已不復存在。

但有幾個國家並沒有把它們的軍隊從非敵國領土內撤退。英國軍隊駐在希臘已將近二年，干涉那個國家的內政。

英聯王國採取的許多措施，表示大不列顛也正在竭力想使它的軍隊繼續駐在近東。

根據我們能夠得到的消息，現在駐在埃及的英國軍隊已超出依照一九三六年英埃條約英聯王國可以駐在那裏的軍隊幾倍之多。英聯王國在伊拉克境內駐有空軍部隊，並且控制着那個國家的軍隊。英國軍隊集中在伊朗邊境及土耳其與伊拉克交界處。大批英國軍隊集中在巴勒斯坦和外約旦。英國在那裏建設了許多基地和飛機場，並造了好些戰略公路。

英聯王國在印度尼西亞集中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這些隊伍之開到那個國家，原是爲了解除黷武主義的日本軍隊的武裝這個值得讚頌的目的，但現在已開始向深欲獲得國家獨立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採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

美利堅合衆國之駐軍中國，使全世界民主輿論一致震驚。美國之增加其給與中國某種份子的軍事援助以對抗中國的民主隊伍，正在助長那個國家裏的內戰，不但使中國人民感覺憂慮，並且使全世界民主輿論亦感覺憂慮。美國在中國的這種政策，決不能助長遠東和平的維持。

不論對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國家採取什麼態度，白俄羅斯代表團覺得必須請大家注意，英聯王國和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對非敵國推行這種政策，決不能增進聯盟國間誠意合作的精神，並且直接違背憲章。舉例言之，憲章第二條第一項說，“本組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

則”。但英美武裝部隊在若干聯合國會員國境內行使的權力和特權那樣廣泛，祇有征服者對戰敗國纔能享受。美利堅合衆國在中國的的政策，也不能符合憲章第一條第二項加諸本組織會員國的義務，即“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最後，英國與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軍事行動與憲章第二條第四項亦不相符合。那一項要求聯合國會員國“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人類已厭倦戰爭，並誠摯希望各國間應有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合作關係；但若干國家之駐軍於非敵國境內，已在國際間引起了憂慮與不安的空氣。

我要提到的次一問題便是現在佛朗哥西班牙的情形。

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已經很久。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及其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人人都知道佛朗哥政權是由主要軸心國即希特勒的德意志和法西斯義大利的武力干涉，硬套在西班牙人民頭上的。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時，佛朗哥西班牙是德國和義大利的忠實同盟，把戰略上需要的原料和軍事情報供給那兩個國家，並把它的海港和航空基地給那兩個國家使用。說西班牙完全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戰爭，並始終是一個“非交戰國”，那是不對的。西班牙之沒有正式參加戰爭，是由於它自己所完全不能控制的環境關係。西班牙的“藍衣師”曾與德國法西斯軍隊並肩對蘇聯部隊作戰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祇能說這是軸心國方面對民主聯盟國的軍事行動。

即在戰後，佛朗哥政府繼續為宣傳與散佈危險的法西斯活動的中心。西班牙成為德國科學家的避難所，這些科學家是從事危害和平與人類的研究工作的。佛朗哥政府准許許多戰犯、納粹領袖和特工入境，並予以協助。這些人拿西班牙作為基地，以從事活動，並組織其軍事反攻計劃。

佛朗哥政權繼續為法西斯份子陰謀對抗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中心，並為將來可再度籠罩全世界的未來戰爭的跳板。在佛朗哥的統治之下，西班牙繼續為一個武裝的壁壘。

這些都是事實：這些事實是顯明的，是不容置疑的，我們當然盼望安全理事會採取一切它力所能及的行動，因為佛朗哥政權在西班牙的活動，正與憲章第三十四條所說的性質相同。

此所以愛好和平的國家歡迎波蘭政府在安全理事會內的提案，該提案主張理事會請與佛

朗哥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的聯合國會員國一致立即斷絕這種關係。這是感化佛朗哥西班牙的一個有效方法，可以使那個國家的情勢發生具體的變化。它可以削弱佛朗哥政權的國際地位，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危機。

但安全理事會否決了波蘭代表提出來的決議案。安全理事會選擇了正式的因循延宕的辦法，不肯採取有效步驟。我們不知道何以要設立調查西班牙情況的小組委員會，因為理事會各理事國對於那裏的情況是非常明白的。

而且根據它所研究過的文件，這個小組委員會所得到的結論是佛朗哥政權，就其性質、組織與一般行為方面言之，實係一法西斯政權，仿照希特勒的納粹德意志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義大利而形成者，且其建立亦多由於彼輩之助力。小組委員會決定西班牙目前情勢如繼續下去，即將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

但儘管如此，並再經過一次長時研究之後，安全理事會對西班牙問題仍舊沒有找到積極解決辦法。

理事會不但未對佛朗哥西班牙採取有效的辦法，更通過了一個決議案禁止聯合國會員國對佛朗哥法西斯政權使用一切積極的強制辦法。由於這個決議案，安全理事會退一步承認了佛朗哥政府造成的情勢，這種情勢演變所及，也許會破壞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白俄羅斯代表團覺得安全理事會解決佛朗哥西班牙問題的辦法，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全世界各國為國際安全和正義起見都在要求民主國家對佛朗哥政府採取共同行動。我們應該用全力去摧毀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的溫床，這是我們的神聖義務。佛朗哥政權是用武力硬套在西班牙人民頭上的，它不應該得到聯合國會員國政府的任何協助。

所以白俄羅斯代表團堅決主張安全理事會應重行考慮佛朗哥西班牙問題，並希望它依照集體安全原則去研究這個問題。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在研究影響和平及安全的重要問題時務須將其本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置之度外，並應按照憲章第二十四條對於違反憲章第三十九條的規定破壞和平及安全的國家採取迅速有效的行動。

整個民主世界都知道西班牙人民在不耐煩地期待着從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下面解放出來。歷史已把消滅西班牙法西斯主義這項問題放在議事日程上面了。這個問題若能夠愈早和愈完全解決，西班牙也將愈早和愈完全加入一致想保障世界和平的民主國家集團。

和平是大多數人最熱烈的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確信在建立和平時我們可以做忠實的朋

友，正像在殘酷的戰爭中我們是忠實的同盟一樣。

白俄羅斯代表團希望大會本屆屆會的各代表，在解決我們議事日程上各種非常重要的問題時能夠表現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看我們的會議的進展情形，並盼望我們採取公正有效的決定。我們的任務是要對得起他們的期望。

主席：本席請波蘭代表 Mr. Rzymowski 發言。

Mr. RZYMOWSKI (波蘭)：我們現在討論的中心問題是聯合國的活動，這種活動的時間尚嫌太短，我們還要不能對它的一般性質達到任何重要的結論。

實際上，秘書長的報告書和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祇提到我們最初共同工作的較短時期，也是一個最困難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聯合國的工作受到一種游牧式生活的困難，尚未能解決它的行政方面的問題。最重要的這是一個準備時期，大家還沒有領會憲章第一條本組織應為“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他們的共同目的。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最大的成就，或者可以說我們最大的資本，便是我們這個幼稚的組織已成為全體人民對各國政府間之持久和平及友好合作的真正希望之源。

波蘭人民在戰時及在納粹軍隊佔領時期損失慘重，我的話不足以形容聯合國對波蘭人民所引起的巨大希望。每一個波蘭人都認為聯合國代表人類對於和平的一致維護，所以也就代表波蘭人民的主要利益。

我們從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學到了和平是不可割裂的、是集體的，和平若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威脅，波蘭人民的安全、和平及自由也要受到威脅。

我們知道祇有各國不論大小共同努力，纔能維持及保障和平；但我們也知道雖然在這個會議室裏我們大家有一樣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決定戰爭問題時，我們大家並不都有一樣的機會，並不能全體一致參加；所以我們對於維持和平所負的任務是各國彼此不同的。

我們認為我們的組織是建築在大國的合作上面的。這種合作過去是獲得勝利與解放人類的主要因素，現在亦必須是維持和平的主要因素。

全體聯合國都抱着這種意見，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如若不然，它們豈肯在憲章上簽字嗎？憲章規定祇有五大國可以擔任安全理事會——

我們爭取和平的主要工具——的常任理事國，並使這些國家負擔特別義務，使它們在我們的組織裏佔着特別重要的地位。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波蘭曾反對，並將繼續反對，一切離開五強及造成彼此對峙的國家集團的企圖。

也因為這個原因，波蘭曾反對，並將繼續反對，一切干涉安全理事會裏投票程序的企圖。我們認為這種程序的意義，在於它促使五強謀求互相了解，彼此團結之道，而不致使他們分離。

這種程序，即五強的合作與一致，可以算得一種政治與法律的金科玉律，全體人類從聯合國獲得的希望便是從這種程序產生出來的。

與大戰爭及歷史性的衝突距離很遠，且往往抱超然態度的國家，會偶然集成多數通過一些可以影響世界各國命運的決議案，所以不但是小國，且尤其是大國，拒絕接受對它們的命運有影響的，雖不為它們贊成但係經偶然的過半數通過的決議案，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我們不能放棄五強一致原則。我們若這樣做，就會摧毀我們的機構的根基，這是我們費了許多力量剛纔開始建築起來的！

這也就是波蘭所以擁護憲章裏迫使五強獲得一致的一切規定的原因。此所以我們在巴黎會議時投票贊助三分二多數同意原則，並反對偶然的過半數通過原則。

我們的目的在於擴大全體國家間的所謂同意總數，過去如此，現在依然。

但波蘭代表團在其不斷為和平的奮鬥中，並不以宣揚和維持五強一致原則為限。

波蘭抱定了一項原則，即法西斯主義便是戰爭，在最近幾年中這個原則已經活生生地確定了；波蘭曾在一切的前線作戰，在地上、海上、空中和地下作戰，它在被希特勒法西斯軍隊侵略的國家之中損失最重。此所以波蘭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西班牙問題來。

波蘭登高一呼，全世界都聽得見回聲，這便顯然證明這個問題之非常急迫。

在世界輿論早已判定了最大的法西斯罪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罪行並予以正當的懲處之後，他們一手造成的佛朗哥仍舊在當權，壓迫西班牙人民，危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宣傳法西斯主義，並嘲笑我們對和平的努力，這不是一個怪現象——一個殘酷的怪現象嗎？

我們希望聯合國不要再忍受不能忍受的事情，並終止目前這個情勢，因為它可以危害我們都希望建立在世界上的原則。

波蘭代表團歡迎並欽佩秘書長的報告書，他在報告書裏對西班牙問題很有深見，同樣他

也深切關心着聯合國的確應當完成它爭取和平及安全的宗旨。Mr. Trygve Lie 說得很對，法西斯的殘餘祇想戰爭和復仇。我們如能撲滅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便是維持世界和平的一大進步，那是毫無疑問的。波蘭代表團對秘書長採取的立場頗為滿意，並認為這種立場是他依照憲章應有的那種政治領導的表現。

我們的傳統不似國際聯合會的不幸傳統。國際聯合會的秘書長祇是一個主管行政事務的官員，不是和平、正義及國際合作的保衛者。

但波蘭代表團不勝遺憾，不得不指出在歐洲國家中，希特勒的毒惡罪犯思想不僅仍舊在法西斯西班牙一國生長而已。波蘭對於德國若干地方所准許存在的趨於復仇思想的極端愛國主義，殊為憂慮。

波蘭人民感覺非常滿意的是在歷史上一個國際法庭初次對領袖戰犯判處死刑。但我們怕那些罪犯灌輸在德國人民腦筋裏的思想將使他們中毒很久，也許在那個容易成為世界法西斯主義的中心的國家裏會死灰復燃的。

我們不能使大國——它們的結合纔促成勝利——分離的希望重新燃起德國的軍事野心與復仇的渴念，並使德國侵略者的魅影重新站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大家都為兩個目的而生存和工作：維持和平及重新建設戰爭所破壞的。讓我鄭重申述一下，這兩個目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們大家並未受到同樣的戰爭損失，許多國家逃避了波蘭人民所受的痛苦，那是很幸運的。但我也必須說，將來重新建設這些戰災國家時，至少與過去相同，不應完全由遭受損失最慘酷的國家去負擔。

沒有受到損失或損失輕微，因此在戰後最初幾年裏受到利益的國家，應當協助戰災國家，這不但是為了人道的緣故，也是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我們若要向更美滿的將來共同前進，這是必要的。我們若要替那些生產能力在戰時沒有受到損失或祇受輕微損失的國家重新恢復市場，這是必要的。我們若要對得起為我們大家作戰死亡的幾百萬人們，這也是必要的。

戰爭的怒濤已經過去了，但幾十萬失所人民，像擱淺的遭難船舶一般，仍舊在等待我們的救助。失所人民問題應設法解決，但不能使它成為某些人的武器，這些人因為政治理由，故意遲延遣送那些不幸的人民回籍。他們必須獲得的國際協助，其第一要務便是從速遣送他們回籍，讓他們可以快些家庭團圓，幫助重新建造他們的家園。

在重新建設戰災國家的範圍以內，任何國際協助都應以這個為目的，不應該以人為的協

助去支持那些早已破產的庸徒，他們遲早要消逝在政治舞台以外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不但現在在此地有正式代表的那些人民，對我們抱着希望與信賴，還有在許多國家裏不被人當人看待的幾千萬人，也是如此。

託管理事會的成立，曾被全世界不耐煩地期待着，我們以為它的第一件工作應該是揭破若干宣言的虛偽。自由和民主的甜言蜜語，卻出諸那些以野蠻手段對待所謂殖民地人民之口，這簡直是對於人類的侮辱。

在所有獨立的民族之中，大概祇有波蘭人最能瞭解種族仇視可以演變到如何程度。六百萬波蘭公民在 Oswiecim、Majdanek 和 Treblinka 的毒氣室裏曾遭慘殺，祇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屬於一個“劣等民族”的人民。

秘書長曾向大會說成千成萬人民都在盼望我們實施能夠給他們以平等和人權的原則，我們聽了這話至深感動。

我們在成立託管理事會時，不要忘記了那些受壓迫最厲害的和對我們抱着希望的若干千百萬人民。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我們自己國內也有若干千百萬人在聽着我們；他們都是些心直口快的誠樸人民，遇到空言偽善時他們就要叫出它們的正當名稱。

後世對我們的品評，並不看我們在這裏關於人類不分種族國籍絕對平等說了些什麼話，而要看我們有些什麼成就。

我們對安全理事會的暫時失敗或一時不能達成協議與全體一致，並不氣餒。我們相信這種情形會改變的，因為人類所要的是互相了解，不是齟齬；是繁榮，不是貧困；是和平，不是流血。有時各方意見衝突，即使頗為尖銳，我們也不以為意，因為在國際生活裏，這是正常的民主習慣。

我們希望並深信舉足輕重的大國，在聯合國的協助下，能夠找到一種共同語言和共同道路，好引導我們達到繁榮和人類快樂的目的。我們在此地聚首一堂，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獨佔政治智慧，獨佔民主或政治思想。沒有一個政府可以自稱是人類的唯一領導者。

祇有通力合作我們纔能完成這件偉大的工作；祇有通力合作我們纔能獲得和平，如同我們獲得戰爭勝利一般。這個理想是偉大的羅斯福總統遺贈給我們的。我們相信聯合國和它的主要機關，安全理事會，可以完成這個歷史使命。

波蘭代表團將盡其綿力，以實現世界所急需的各國團結。

主席：本席請法蘭西代表 Mr. Parodi 發言。

Mr. PARODI (法蘭西)：在發言之前，我要先說明法國代表和許多代表團一樣，對於那位大政治家和人民領袖，大家非常痛悼的羅斯福總統，亦欲敬致景仰之忱。

我也要感謝杜魯門總統在我們本屆屆會中所作非常有價值的開幕詞，這篇開幕詞使我們得以愉快地開始討論。

在此發表的一切演說詞似乎都須遵循某種方案，這全然由於環境的關係。現在我也願意向各位代表一談聯合國各機關最初幾個月工作以來的得失，以及我以為可以得到些什麼教訓。

大會本屆屆會一月間在倫敦舉行第一期會議時，聯合國的各機關實在一個都沒有成立。現在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算一算有了多少進步。

安全理事會已經成立了。它立刻就開始工作。它已經舉行過許多次會議，並且可以說，遵照憲章，它實際上繼續不斷地在開會。它曾研究許多困難問題，並且我想我也可以說，它會公平地仔細考慮這些問題。

我們當然不能說理事會已經解決了向它提出的一切問題，或者它的解決辦法能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完美和滿意。

但讓我們承認，安全理事會即使未能解決某一問題，至少它已經指示出來可以獲到解決的方向。而且我們必須切實了解，祇有從安全理事會的實際工作中我們纔能在適當的時間內希望逐漸學會一種解決爭端的程序如何可以逐漸地建立起來，因為究極言之，憲章中所規定的祇不過一個大綱而已。

安全理事會不僅逐日解決向它提出的眼前問題而已，它還親自或經由它所指導的機構，研究如何以有效的方法準備並組織未來的安全。

在理事會指導之下工作的軍事參謀團，現在正在研究這種安全的所謂技術條件。它正在設法決定，安全理事會如真像憲章所規定的成爲國際公共秩序的保障者，在什麼條件之下它纔可以得到它應該有的切實工具。

當然，截至目前爲止，軍事參謀團的成績也許好像不多。這個或者不但因爲它所處置的這個問題本身有困難之處，並且也因爲安全理事會沒有向它指示在什麼政治或法律情勢之下可以使用國際軍隊，以及侵略者的定義是什麼。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曾舉行過三次屆會，其議事日程都很繁重。它曾處理由戰爭產生的問題，如難民問題與重新建設戰災區域問題。它還超越了修補過去破壞的階段，進而對於在世

界上建設一個更平衡的經濟秩序及爲各國勞工建設更完美的社會環境，作了很多的貢獻。

它對於根據這些概念而提出的各種提案，作了很寬泛的討論，這些自由辯論往往是很有收穫的。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並且成立了若干重要的常設委員會，擴充它本身的活動範圍。同時，它已經開始並正在繼續發展各專門機關的工作。

法國代表團對這些機關的日趨重要，頗爲滿意。法國代表團甚且以爲聯合國的前途一部份要看這些機關的工作結果，及其與聯合國的關係如何爲轉移。我們希望將來可以充份商討一下，以決定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間的協定所應根據的一般原則。

我覺得必須聲明，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在法國設立會所，法國特別感覺榮幸。我們將盡力供給這個組織一切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協助，以推進它的偉大崇高的任務。

在託管方面，組織託管理事會的一切條件已到完備的時候了。法蘭西已向聯合國提出可以適用於法國所管領土的託管協定條款——我們大概是第一個國家——這就切實證明它願意合作的意思。這個託管協定草案是以憲章爲基礎的，法蘭西政府在起草這個協定時，時常關心着如何使託它保護的人民可以獲得那些原則的利益。所以它可以像過去一樣幫助這些人民，使他們更有進步，達到較高的生活程度。它的用意完全在保證它在這一方面的神聖使命不致失敗。

在過去幾個月裏，聯合國需要研究現代最麻煩的問題之一，即原子能問題。

輿論方面若因熱望原子能委員會能有若干進步，覺得它的工作進度太慢，那麼就應當明瞭這是由於這個問題的複雜和困難以及該委員會的議事程序。這種議事程序在外交上恐怕是很新奇的。真的，傳統外交策略不足以解除全體人類當前的危機，這已是很顯明的了。我們若研究純政治的解決辦法，一定會陷於僵局的。目前科學家、外交家、和政治顧問正在依照科學途徑密切合作，企圖遵照聯合國大會一月二十六日所定任務規定覓得解決方法。

我們正在研究製造及使用原子能的每一階段應有的保證。過去幾星期內所得到的進步和目前的工作進行時的和諧空氣，都是可以令人興奮的現象。

法蘭西對這個委員會負有特別責任，這是由於它的科學家對研究製造原子能所作的貢獻所致。本人願再行聲明，法蘭西準備對於凡在一般協定的範圍內保證世界安全的任何解決辦法，無論其如何大膽或新奇，一律贊成。

我也要在這段短促的檢討中提到秘書處已經逐漸組織起來了。我們知道秘書處因非常努力始克妥善地準備大會開會，我們應當向它表示感謝。

因此在過去十個月中間，聯合國已從設計時期進入執行時期了。

新的國際機關正在組織中，有的已開始發展。雖然我們的努力也許尚沒有收穫確實的效果，但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完全展開我們的力量了。可是當我們回顧過去和向四周展望時（最好還是完全面對事實），我想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成就和工作的一般空氣，似乎有點令人失望。我們不得不說世界輿論反映着與國際聯合會時代相同的失望情緒，但聯合國本身卻沒有國際聯合會初期那種希望和熱情的狂瀾以為之助。

我不願否認本組織的弱點。在過去幾個月裏，若干弱點已經顯露出來了。安全理事會裏辯論很多，但成效很少。我們往往先由討論程序問題入手，以謀解決實體問題，這種辦法損及討論的尊嚴，我想我也可以說在某種限度內使討論不能坦白。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裏對於政治上的討論也許太多。這些都是實在的，但這些缺陷都可加以補救，那也是實在的。我們不要忘記聯合國成立尚不足十個月。設立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機關，要它負起維持和平的責任，這是一個很短的時期，至於判斷它的效率這個時期便更短了。我們也應當記着到目前為止聯合國進行工作時的一般情況。

本組織的任務是維持和平。它用不着去創造和平。但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和平尚未實現。這一點若需要證據，我們祇須回憶在巴黎時連續幾個星期的長期討論便是了。在這個疆界未定與上次戰後產生的許多爭端尚未解決的世界裏，像我們這個以維持和平及國際秩序為目標的機關怎麼能夠推動工作呢？

自從我們開始工作以來，我們的責任便是在這個世界裏建立和平，而在這個世界裏，在許多方面和平的規則迄今尚未確定。

另有一件事實也許更為嚴重，那便是在我們四周處處都看得見的一切齟齬後面，有着一個與利害衝突有密切關係的強大的主義鬭爭。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這種主義鬭爭不限於一國或若干國家集團，其嚴重程度雖參差不一，但是它是普遍於全世界的。

歷史也許將認定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顯著的問題，一個或者要經過幾十年纔能解決的問題。從反響方面看起來它是一個國際問題，但對每個國家而言，它是一個內政問題，並且又往往是個人的良心問題。這個問題便是如何使政治自由與經濟組織和社會正義互相調和起來。

這是所以全世界各種式樣的民主主義，即我們這個大會裏每一個人所衷心服膺的每種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正義和自由，有時發生衝突的原因。切實一點講，這便是那些很難解決的新式衝突的起源，因為這些爭端同時是國際爭端，也是某某國國內的政爭。

以上的分析若是對的，或者你們各位也承認是對的，那麼聯合國的成績到目前為止就不見得是那樣令人失望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困難的世界裏，我們這個機構生來便是站在世界困難的中心裏，這個機構若能像我們大家希望的一般有百分之一百的效能去發展和活動，那纔奇怪呢。

我不相信在我們四周和我們面前的困難，祇要將我們的若干機構修改一下就可以像變戲法一般一掃而空了。

本人將仿照各位發言人的前例對否決權問題聲明一下，希望這樣可使我們將來的討論容易一些，希望現在一般辯論時的解釋或者可以使以後依照議事日程而作的討論簡單一些。我要先提醒各位，在起草聯合國憲章時，法蘭西對否決權始終不感興趣。我們今天的立場仍舊如此，今天我們若須重新檢討我們的機構的原則，我將仍然採取這個立場。

在另一方面，我覺得憲章裏規定的否決辦法是可以改良的。最簡單的辦法（我要向各位道歉，因為我要用一個乍看會使各位吃驚的說法）便是制定一種真正的否決制度——換一句話說，即一種憑行使否決權的會員國意志的否決權。

照現在的情形，憲章規定應有五常任理事國的全體一致同意；安全理事會裏這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代表如係屬於少數時，就無法使他們的反對票不成為否決票。我祇隨便一提憲章第二十七條所發生的這種後果，希望我的話將來也許可以有用的。

雖然我們或者可以開始反省和考慮改良表決制度的可能辦法，但是據我看，修改本機構任何原則的時機尚未成熟。這些原則都載在我們叫做憲章的一個文件裏。憲章這個名稱可以確切形容世界各國所接受的這個自動協定。若沒有重大的理由，想修改範圍如此廣闊的協定，那是很困難的；若說像我們這樣的機構工作了十個月的經驗便足夠供給這種理由，我覺得很難於相信的。

我已經明白暗示出來，照我的意見，我們把否決權問題看得太重要了。我們若僅僅修改憲章第二十七條，國際間的猜疑不會就消散的。相反地，這種猜疑和仇視若能逐漸消除，像我所熱誠祝禱的，或者對第二十七條的指摘，及對該

條的實施所持的反對意見，縱然都是很有理由，最後多半均將失去其大部份的理由。

既然我們將在此地辯論這個問題，我希望這個辯論不要損害合作精神。在過去幾天內，我們曾見到這種精神的一二項有價值的證據，並且這種精神也是成功的主要條件。與其立刻就直接修改憲章條文，我們不如儘量利用現在的條文給與我們的機會，設法組織和維持世界的安全。

讓我舉一個例子——我不斷言這是唯一的例子，不過這是我請大家注意的一個例子——那就是組織國際常備軍一事。威爾遜總統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提出了這個意思。斯大林大元帥在一九四四年說：“負防止戰爭責任的團體應當有立即可以調遣的充足武力由它指揮”。

實現這種任務應先有許多準備工作，這是我們大家必須並能夠立刻予以協助的。在我們現有的機構範圍以內組織一個符合憲章定義的國際軍隊，對管制軍備作初步行動，對威脅人類生存的新武器制定有效的管制辦法，這都是我們的責任。

在本人之前有幾位發言人都講起過西班牙問題。法蘭西代表團的態度是大家都知道的，因為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此問題時我們已有充分機

會非常明白地表示我們的態度了，所以今天我對這個問題毋須多說。但我要在世界各國聚會的這個大會裏，向為自由而長期艱難奮鬥，並對於獲得自由決不失望的勇敢的西班牙人民致敬。

我不知道我對於這十個月的工作教訓的反省是否給人以我已經感覺失望的印象。不過這個決不是我的用意。憲章的規定已經把很重的責任加在我們各個國家的肩膀上。我想我們對於面前的諸多障礙不能不略感驚惶。但我們確知全世界上沒有其他組織可以代替聯合國，聯合國必須成功，因為這是必要的。

法蘭西是近來許多次戰爭中第一個被犧牲者，我覺得法蘭西對這些障礙以及對於打破這些障礙的需要，比任何其他國家感覺得更為親切。任何機構若能在熱情的空氣中順利開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並不會得到它的利益。可是人類偉大的成就，經得起時間淘汰的工作，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從我們的任務所遭遇的困難中間，我們可以得到需要對付它們的力量，得到危險時候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建造一個更好世界的堅決不移的意志。

下次會議時繼續討論。

(午後七時散會。)

第四十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舉行

目 錄

頁次

九五. 一般討論(續前): Mr. el-Khouri (敘利亞)、Mr. Costa du Rels(玻利維亞)、General Rómulo(菲律賓共和國)、Mr. van Kleffens(荷蘭)、Mr. Saint-Laurent(加拿大)和 Mr. Belt(古巴)的演說.....	55
九六. 全權證書委員會報告書.....	63

主席: Mr. P.-H. SPAAK (比利時)

九五.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 我們現在繼續一般討論。

Mr. EL-KHOURI (敘利亞): 大會開會時是一個反省的好機會。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使我們回顧已有的進步，並展望新的目標及更廣大的視界。

秘書長、安全理事會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分別提出的報告書，對這個必要和有益的反省給了我們很多的資料。

敘利亞代表團首先要對本組織在它最初幾個月的歷史中所得到的進步表示滿意。這個幼稚時期必然是困難的。我們對本組織工作上若干方面的缺陷和可以原諒的遲延決沒有忽視之意，可是我們看見在這樣短短的時期內已經得到了許多有價值和積極的成績，很覺快慰，並增加了不少希望。

我相信各主要委員會委員研究這些報告書時，一定感到非常滿意。

秘書長與他的同僚迅速地完成創立本組織行政機關這件困難任務，我對此特別表示欣慰。本人忝為行政暨預算問題委員會主席，得見本委員會的許多建議，經大會通過之後，都經熱心果決、敏慧熟慮地執行出來，甚為欣慰。

我也要請大會注意秘書長報告書內關於託管問題和非自治領土的一節。這個代表世界民